

典藏柏杨·小说



凶手

柏杨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就鲁迅而言，他的小说对我影响很大，杂文对我影响较小——我认为，可人家说不是……看过鲁迅小说，你会感受到一种精神压力。你要思考，不会愉快。受鲁迅影响，我创作小说也是出于爱心和使命感，不考虑有没有世俗利益。

——柏杨

I247.7/342+1

2007

典藏柏杨·小说

凶手

柏杨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7-5315

01-2007-53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凶手/柏杨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02-006425-0

I. 凶… II. 柏…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K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9925 号

责任编辑: 常雪莲 装帧设计: 康健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凶 手

Xiong Shou

柏 杨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6 千字 开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张 16.5 插页 3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978-7-02-006425-0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序

陈建功

斗胆给柏杨先生的小说写序,是因为柏杨先生及其夫人张香华大姐的嘱托与鼓励。柏杨先生我神往久矣,以前一直不断读到他的杂文与说史著作,想见其为人,早已高山仰止,后来又多次承蒙他的关心和抬爱,然而至今未瞻道范。忽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常雪莲女士手札,转告柏杨夫妇美意,说该社即将出版的“典藏柏杨”丛书的小说系列典藏请我作序,冷汗当即冒将出来:小子何德何能,应承这等差事岂不自找附骥之议?几次欲连线台北,找香华大姐请辞,又自省接到这差事时,十分感动之余,内心深处还是有几分得意的。现在又“虚情假意”般谢绝,是不是有点“丑陋的中国人”的味道?呜呼,柏杨先生,一语成谶,真真让晚生我左右为难也。

“附骥”于柏杨,始于1984年。那年秋天我访美归来经香港小停,受到香港作家彦火(潘耀明)兄的接待。彦火请我回内地后,代为联系十位作家,编选各自的作品集,由他介绍在台湾出版。当时台湾还没有解除所谓的“戒严”,引入大陆作品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作为十人中的一个,又作为这一批大陆书稿的牵线人,我不能不对彦火兄的创意提出疑问。这才知道在台湾岛上出面的,是柏杨先生。听到

这大名心中一震，暗道这老倌已经为“大力水手”事件背了“污蔑党国领袖”的罪名，坐了九年零二十六天的大牢，看来仍有“太岁头上动土”的胆量啊！此公以“前科”之身，求朋告友，担冒风险，我辈若犹疑于后，岂不羞煞？由此便有了林白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中国大陆作家书系”在台湾之“登陆”。窄窄的一道海峡，数十年的人为阻隔，柏杨先生应算作最早衔石填海的一个。时至今日，回想先生“导夫先路”之功，焉能不感慨系之？

再次和柏杨先生、香华大姐取得联系，是在我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之后了。柏老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缘分，源起于柏老香华夫妇与文学馆前任副馆长周明先生二十多年的友情。早在三四年前，柏杨先生就已经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过一批珍藏书籍，同时建立了柏杨文库。我到任后不久，即接周明通报，说柏老又要将自己一大批珍贵的资料和文物无偿捐赠到中国现代文学馆。闻知此讯，大喜过望，由此才有周明渡海，将柏杨先生的捐赠运回之举。据说这些藏品出岛来归，还引起了海外议论纷纷。由此我想起先生在讲史时说过的一段话。先生说，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当中国强大如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前期时，我们固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当中国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时，我们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唯一的立足点。我以为，理解了先生的“立足点”，就理解了先生的中国史观，也同样不难理解“丑陋的中国人”里所呈现的“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文明所做的尊严贡献”。那么，先生作为一个中国人，把自己毕生心血的结晶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也同样不难理解了吧。

作为杂文家和史学家的柏杨先生，早已为大陆读者所熟知。先生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写杂文，文笔犀利，时有新见，振聋发聩，世人瞩目。先生的许多文字都以猛烈抨击社会痼疾和社会黑暗面为主题，《丑陋的中国人》、《酱缸，千年难醒的噩梦》等代表作，以独到的思考和深刻的剖析，警醒着一代读者，也必将成为一代一代中国人传之

久远的精神财富。先生的历史学著作如《柏杨版资治通鉴》同样生气勃勃,充满了新知和创见。先生在狱中完成的《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和《中国人史纲》,也是具有开拓意义的著述。然而,作为小说家的柏杨,似乎还没有为大陆广大读者所熟悉。

其实,柏杨的小说是不可忽视的。柏杨自道,他的人生是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坐牢,十年历史。

作为一个作家,哪一个十年可以忽视?

“典藏柏杨”系列中所选的小说,似可说是柏杨小说佳作之集大成者。

我喜欢这些作品,首先因为它好读。几个月来,出版社送来的该书校样伴我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其中不少篇章深深吸引了我,令我难以释卷。“好读”,在一段时间里曾为士林所不齿,甚至还见过一些小说家的声明,称诘屈聱牙者方为小说上品。私心每以为惑。不好读的,还算是“小说”吗?不好读,小说家还有饭碗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柏杨先生对自己的小说,也曾有过一个“声明”,说他力争头几句话(或说头一句话)说出来,就把读者抓住。为这“不装孙子”“不弄玄虚”却深谙“小说”要义的坦诚,忝为同道的我恨不纳头便拜,引先生为师也。窃以为人文社所选先生诸作,实行了先生的“好读主义”,相信诸公读后,应感欣悦。

“好读”之为某些人所不齿,也确实其源有自。商业化时代,一些小说借“好读”而媚俗,由此把“好读”变成了低俗庸俗的代名词。于是在某些“纯文学”作家眼中,“好读”便成了浴盆中的婴儿,和脏水一道被泼将出去。柏杨小说,“好读”却不俗,“曲高”而和者众。因为它们于“好读”中关注人性的复杂、关注人权的维护、关注心灵的尊严与救赎。我以为,关注“人”,恰是文学的最高境界。而柏杨的关注,更以“形而上”为其旨归,题旨所呈现的哲理化特色成为了柏杨小说的个性风貌。

按照大陆一般评论文字的规矩,往下该说到柏杨小说的艺术特

色了。虽是晚辈,对作为小说家的柏杨,自认为心灵是相通的。一本正经地谈论先生小说的艺术结构、叙事风格,对于晚生我来说,实在是很别扭的一件事。对于先生来说呢?也未必不别扭。因为我想起早在十几年前,看过先生的《求婚记》,先看那“自序”便已忍俊不禁。先生之要作小说,似乎有点“抬杠”性质——“盖听说有些不开眼人士,认为柏杨先生其笨如牛,不会写学院派小说。咦,是何言欤?……我有啥不会的?逼得紧啦,我就生个娃儿教你瞧瞧。”又想起先生的《古国怪遇记》前言——“夫柏杨先生,生有异禀,少有雄心,气壮山河,伟大卓然,年高德劭兼天纵英明,十八般文艺,件件精通。不但杂文天下第一,地上无双;小说也同样的天下第一,地上无双。……谁要说我不是旷世奇才,谁可得小心,万一黑巷子里有人飞砖,把贵阁下尊头上打一个大包,可别往我身上赖……”以此等游戏心态来作小说者,已臻化境。嬉笑怒骂,妙趣天成。我若还人模狗样地“柏杨小说之结构语言”云云,岂不是在圣人面前卖《百家姓》?

被老爷子“夫妻档”哄将上来写什么“序言”,这已经折了寿。再班门弄斧一番,但愿别遭遇“黑巷子”里“飞砖”才好。阿弥陀佛。

打住。聊以为序。

2007年8月24日

阅 读 柏 杨(序二)

——“典藏柏杨·小说”读记

陈忠实

闻知并记住柏杨,不觉间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朋友碰面聚首时,传递着台湾作家柏杨的名字,新奇到颇带某些神秘的色彩,原因是他的一本名曰《丑陋的中国人》的书在西安传播,首先在敏感的文学界乃至范围更大的文化界引发议论,似乎媒体上还有不同意见和看法的争论。我闻知这个信息时,当即到街头最近的一家书摊上买到这本书。那时候我住在原下的乡村老屋,夜静时读《丑陋的中国人》,竟读得坐卧不宁击掌捶拳,常常在读到那些精妙的毫不留情的议论时走出屋子,点燃一支烟,站在我的寂无声息偶闻狗吠的乡村小院里,面对着星光下白鹿原北坡粗疏的轮廓,咀嚼品咂那种独到的尖锐和深刻,更感到一种说透和揭穿的勇气,令人折服,更令人敬佩。就我的心性而言,这是很自然发生的情感和情绪。我可以不在意某些自我感觉良好到自我膨胀再到大言不惭胡吹冒撂的人和事,而当读到那些在自己尚未意识尚未发现的独到见解时,一种新鲜的富于启示的深刻,便自然地折服并出示敬重的情感了。一个令我折服并敬重的名字,是不会忘记的,这是柏杨。

二十多年后的今年夏天,我有机缘阅读柏杨的小说,如同初读

《丑陋的中国人》时一样发生深层的心里震撼,却也有明显的差别,《丑陋的中国人》里的柏杨,是一个犀利到尖锐的思想家,而敢于直言说出自己的独自发现,让我看到一个独立思考者的风骨,甚至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隐藏在一篇篇小说背后的柏杨,却是一个饱满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的柏杨,透过多是挟裹着血泪人生的情感潮汐,依然显现着柏杨专注的眼光和坚定的思想。

以柏杨的短篇小说集《凶手》、《秘密》为例,柏杨的眼光专注于台湾社会的底层生活,这是我阅读的直观感知。在他以各种艺术方式结构的短篇小说里,几乎全部都是挣扎在底层社会生活里多种职业的普通人——业务员,公司职员,雇员,教授或教师,娼妓等。每个人几乎都有痛苦到不堪存活的生存难关,都是令人心头发紧发颤的悲剧性人生。几十篇短篇小说里的百余个各色人物的生活悲剧,勾勒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生动、逼真的情状,万象世态里的社会不公,虚伪奸诈,金钱和物质对人的形形色色的扭曲,读来真有屏息憋气汗不敢出的阴冷和惨烈。

《相思树》里写了一个曾经负过伤的抗日连长,失业落魄,到处寻找打工而打不上工,连坐公交车的五元钱也凑不齐,到一个曾经在大陆时有交情的朋友开的饭馆蹭饭吃,不料这饭馆主人因入不敷出而破产,竟吊死在窗外的相思树上。这位流浪街头的抗日连长,面对吊死的朋友,思念起他的为他从骨缝里掏出子弹的女儿。更令人惨不忍读的是《路碑》,也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士兵,曾经在肉搏战中用枪托打得日本鬼子脑浆迸溅的英雄,在妻子生小孩时需要一支三十八元的止血剂,而手中只有五元钱,到几位熟人处借钱分文未获,尤其是那个被他从日军俘虏营里救出的人,到台湾后发了财,却把他巧妙地支开了。他忍痛把孩子身上的毛衣脱下来送进当铺仍凑不够钱数,妻子因抢救不及死在产床上,他于悲痛到绝望时冒着大雨跑到抗日纪念碑前,把被日本鬼子刺伤的疤痕敞亮给天空和雷声,撞碑而死。我读至此,已听到隆隆暴响的雷声,已看到这位英雄撞到石碑上迸溅的鲜血,也分明看到石碑后柏杨愤怒的眼睛。他的呐喊,在那位

抗日英雄脑袋撞碑的血花里,如雷一样轰响。

柏杨说,社会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上述这两位抗日老兵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的人生悲剧,读来令我触目惊心,甚至有不忍不敢再往下读的恐惧感。这样的阅读心理的发生,许多年已经没有出现过了,类似年轻时读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的情景。不单是我对这两位民族危亡时刻,以鲜血维护我们尊严的英雄的非人生活难以承受,更多的篇幅里所描写的普通人艰难挣扎的生活状态,同样使我透不过气来。《进酒》里写了一位失业的大学教授,在完全的绝望里发出无奈的天问,人生下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的回答是,人与猪是一样不可选择的。《窄路》里写了三个少年时代的好伙伴后来的人生历程,一个为求职做小学教员四处求情而不得;另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材生,恪守道德和人的尊严而不甘低眉,落得窘迫而死,女儿于困窘无奈的境况下私开娼馆,出卖自己;从马来西亚回来的韦召去看他的朋友时,瞅见了沦为娼妓的朋友的女儿,已经没有了羞耻感,其母(朋友妻)不仅和女儿一样面对昔日的朋友毫无惭色,反倒咒怨丈夫生前给她什么也没留下……这种咒怨和控诉,与其说是对着死去的丈夫,毋宁说是对着那个时代里的台湾社会。《客人》里同样写到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者惨不忍睹的生活情景。他于中国人传统的端午节时买了三个粽子,那么一小点花费惹得夫人生气发火。夫妇二人却诚恳地招待了处于饥饿摧残中的一对父子。父亲无疑也是一位有知识的失业者,竟然一连吃下六碗米饭,而不好意思夹菜。这些挣扎在饥饿乃至死亡线界上的公务员、教授等人的情状,最自然最直接地揭示着社会对人的摧残。而在一篇篇不事任何夸张和矫饰的沉稳的文字叙述里,我感知到柏杨关注社会民生的强大思想,这种思想决定着他全部情感的倾向,就是不合理的社会里无以数计的不幸男女,他的眼睛不仅关注这层人群,而且十分敏锐和敏感。在我理解,正是这一点,决定着一个作家的基本质地,决定着他独立存在的永久性,也决定着他的创造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无可替代。

柏杨还说,个人悲剧是个性造成的。这句话是前一句话的另一

面,构成柏杨审视社会和人生的双重视角。《凶手》写了一个嫉妒到极端的人的畸形心理。这种嫉妒不断产生无法缓解更无法消除的仇恨,残忍到连自己也承认为禽兽不如。柏杨在这里展示出一种恶的人性,一种把卑鄙演示到极端的人性。《陷阱》更是人性恶的更深刻的展示,一个名叫钱国林的年轻人,为北洋政府上海特务机构供职,先设奸计诬陷他眼中的婉华为革命党,再把这个诬陷的罪名栽到婉华的恋人康家康头上,先致婉华入狱,再致家康被酷刑施暴致残,蹲三十五年牢狱一直到死,心理的冤屈也无法辩白,更无法向婉华表白。钱国林以这件罕见的阴谋获得了婚姻的目的,娶了婉华。婉华和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生活在一起。这种恶的人性酿造的惨剧,读来令我后背发冷,却也超出了一般个性的理解,主宰个性的是品德,以及能任这种披着人皮的魔鬼恣意的那个社会。作家柏杨鞭挞的既是人性之恶,更鞭挞社会之恶。在那样的社会生活里,这种人性之恶既得助于权力而膨胀,也依赖财富肆无忌惮地横行。《一叶》里的老板和秘书偷情被老婆察觉,却怀疑魏雇员偷窥泄露,不仅解雇使其失业,而且陷入更惨的绝境。偷情的女秘书此刻被老板送到美国留学。这里的个性也让人更深地看到社会,穷人和富人,道德和法律,对人性善的扭曲以至摧残,对人性恶的张扬和横行。柏杨对个性造成的个人悲剧的一篇篇小说里,其实都不局限在单纯的个性层面,让我感到更广阔也更深层的社会背景里的丑恶,才是这种人性恶得以肆无忌惮地给善良的人群造成伤害的根源。

柏杨的这种坚定而深刻的思想,显然体现他的一组爱情题材的作品里。柏杨冷峻的眼光所透视出来的爱情形式,大多数不仅缺失浪漫和诗意,而且有一种痛切的强烈感受。《秘密》写了设计致死哥哥又逼得父亲自杀的逃犯徐辉,在一个月夜把叶琴诱到豪华公馆,说他已经继承了千余万美元的家产。这个本来不大乐意和他游园赏月的叶琴,一下子就叫起哥哥了,就接吻并把身体献上了,山盟海誓永远陪伴徐辉。这些行为一般看作肤浅,似乎无大非议,令我触目惊心的是,徐辉完成野合之后,便一幕一幕揭开秘密,父亲信赖哥哥而把继

承权决不传给他这种不成器的儿子，他便设计害死哥哥，活活逼得父亲自杀，警方把全部家产没收，他背着债务一无所有从马来西亚逃回中国。这个叶琴在听到他杀兄夺财的恶行时，不仅丝毫不以为残忍和丑恶，反而继续表白着爱的誓言，赤裸裸地说：“即令你是凶手，不要说你仅仅是弑兄凶手，甚至你竟是弑父凶手，都不影响我对你的爱。爱情如果连凶手都不能包涵，那还叫什么爱情呢……”读到这里，我的心头不由得发生颤栗，同时依着这句惊心动魄的话，相应地对出一句话来，爱情如果连杀人凶手都能包涵，那算是一种什么爱情呢！一个陷害谋杀了哥哥又气得父亲自杀的在逃犯，仍然受到叶琴的毫不动摇的爱的表白；而当他说明负债逃亡身无分文的真相时，她不仅断然告辞，连亲昵的称呼也不准他叫，甚至几乎甩出耳光。变脸鸡也比不得，一个绝妙的讽刺。我似乎尚未读过这样令人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一个狼一样的男人和一个狼一样的女人，金钱让狼一样的男人杀兄逼父，狼一样的女人爱的是男人抢夺的美元。爱是什么？这样赤裸裸的表达，连狼和凶残的虎豹也不及了。《窗前》类似于上述的故事，却挖掘出“爱情”这个迷人的词汇里另一番滋味，一个女人对男人的态度的转变，在于男人在美国获得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奖金，由原先动辄打骂男人，变为被男人抽打。这里我也不无吁叹着发问，爱是什么情是什么？美元左右着一对夫妻的情感和行为。如此残酷阴冷的爱情，想来令人毛骨悚然。《沉船》倒是令我感到一种慰藉，一个痴心鼓励帮助妻子出名谋利的男人，在妻子实现了目标后，却被遗弃了。许多年后接到妻子病危时的来信，对他追悔致歉。终于让我难以承受的神经松弛下来，作为人的良知终于苏醒回归。仅举这三篇小说，可以看到“爱情”这个在所有种族的人心里都泛着幸福浪漫波浪的词汇，在名利尤其是物质这个更实惠的东西面前，不仅一文不值，而且丑恶到不眨眼不脸红的残忍，即人们常说的灵魂的扭曲。我读到这些篇章的时候，倒产生一点疑问，是经不得架不住物质的诱惑，使某桩原本纯净的爱情变得污浊不堪，使某个原本真爱着也善良的灵魂变得丑恶到残忍？还是那灵魂那人性本来就是一种污浊和残

忍？这是柏杨观察体验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爱情种种，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海峡那边的台湾我不敢妄议，海峡这边的爱情范畴里的五光十色，且不依作家笔下虚构的故事为据，也不依民间传闻为据，单是各种媒体依实报导的南方北方的丑闻，足以让人对爱情的浪漫和真实性做出再理解，也让我信觉柏杨先生半世纪前那个独具的犀利而冷峻的眼光。

难得在这一辑爱情题材的小说中，有少数几篇写到人人心理所期待的真正的爱，让我感到阴冷不堪的心享受到一缕温情。《拱桥》写了一个类似《五典坡》戏剧里的三姑娘的现代女子，爱上了给她作家教的老师，而这个老师却是考上大学却上不起大学休学打工养家的乡村穷人。她爱他爱得纯洁无瑕，爱得深沉，深沉到蔑视一切社会名利和物质利益，敢于表白“不要把我当作总经理的女儿”，也敢于当面对抗父亲。我读到这些令人感动的情节时，便想到那个苦守寒窑十八年的宰相的女儿王宝钏。结局却不是王宝钏式的大团圆，这个痴情纯美的女子被父亲几乎是捆绑押送美国留学，十年后以名牌大学教授归国任教，教室里坐着得以复学的超大年龄的昔日家教老师。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尽管令人徒生慨叹，却毕竟让人领受到纯美的爱情的温馨。我也因此联想到三姑娘的古典戏剧人物而颇有领悟，从唐代到当今，人类追求理想爱情的愿望和实践，由此发生的对权势和物质的蔑视行为，从来也没有绝迹，让爱的真实含义一如既往地激励着也温暖着一个又一个年轻的追求者。《莲》的两个男女，堪为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形象。女主人公被生活压迫到卖淫救夫养子，却在灵魂深处划开一道凛然的界线——夜晚是属于嫖客的，她也进入魔鬼界域；天亮之后是属于自己的的人格，再回到一个善而且美的有尊严的人的界域。男主人公是学生时代追求她而未能如愿的同学，进入社会后事业有成，闻知昔日的偶像沦为私娼，用了巧计才找到她，开始以真诚的救助。两个人此刻的遭遇，恐怕任谁读到此处都难以平静，都会对社会发出吁叹，也为这一对男女的善和美由衷地发出赞美。

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同的种族尽管有不同的习俗，而对爱

的真实性和纯洁性完全一致；爱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形态，而人追求理想爱情的愿望总是一样执著和痴迷。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却是任何社会形态里必须面对的一块爱的路障，种种爱情人生由此发生各各不同的故事，如同柏杨先生所演绎的种种，令人不单触目惊心，自然更会进入关于社会和人性的思考。这个永恒的话题，在物质生活远远超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今天，诸多爱的悲剧和丑剧，似乎更突显着物质这个路障的普遍性因素的功能，尤其在先富起来的人群里多所演绎，对照柏杨小说里多因物质窘迫生活陷入绝境而发生的爱情悲剧，今天的现实生活似乎却因膨大的物质，而把浪漫纯净的爱弄得扭曲而又浑浊了。不过，仍是物质这东西的寡与多的功能性呈现。

柏杨的小说大都有一个紧紧抓住读者的故事。这些故事不是随由想象为猎奇而编织的传奇，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从生活到艺术的甚为完美的创造。这些故事与社会传奇性质的故事的本质性区别，在于后者是娱乐，而柏杨着意在对人的灵魂的叩问，对人性的各个层面的揭示，既是曲折抓人的情节，更是令人意料不及备感震撼的人生悲剧。这些故事首先以不容置疑的真实感抓住我，甚至常常让我猜想到生活里真实发生的事件，柏杨把它创造为更富社会意义的小说。这是柏杨的创造理想和艺术追求，也是柏杨独有的艺术功底。尽管作家们关于小说要不要故事情节各执一端，还有主张无故事无情节甚至无人物的小说，都是不同作家对于小说写作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追求，无可厚非。柏杨显然是注重情节和故事性的追求和探索的。在我的阅读兴趣里，偏好情节曲折故事扣人的小说，阅读柏杨小说就充满快意。

柏杨十分讲究小说结构。往往先以悬念横在读者眼前，诱发读者继续阅读的好奇和兴趣，然后逐步一扇一扇打开所写人物生活历程中愈陷愈深的灾难之门。几经转折，就把人物心灵世界的各个侧面和社会背景里的险恶都展示出来了，活生生的各个生活位置上的

人就呈现在我的面前。柏杨短篇小说结构呈现着灵活多样千姿百态的技巧和灵性。尽管都有一个紧紧抓住读者阅读兴头的故事,尽管屡设悬念,然而却几乎不见一篇是从头到尾循序铺展娓娓道来的故事,多是依不同人物的不同人生境遇,恰到好处地结构着人物心灵中的情感波动和转折。《重逢》写一位因孩子重病无钱救命偷盗公司黄金而入狱的男子,从他走出监狱铁门写起,着重不在当年犯罪,而在出狱第一天的更残酷的遭遇。他在回台北的火车上,情急中误登头等车厢,在往自己的三等车厢走去时,撞上了他十年未见的妻子。在头等车厢里,妻子正倚在一个男子的肩头,“那男人怜惜地握着她那涂着鲜红蔻丹,而又柔顺地放到他掌中的纤纤手指。”他为她和他的孩子偷盗,在狱中苦熬十年而终于要见到妻子和孩子,却是在头等车厢看到倚在别一个男人肩头的妻子。头等车厢和“涂着鲜红蔻丹”的手指,不言而喻着全部残酷的现实。然而并未就此止步,这个妻子又与警方暗中联手,把他再次诱入陷阱。他白坐了十年监狱,不仅未得一文钱财,连妻儿也全丢失了,且不是通常生活困窘的丢失,而是由背叛衍生的伤害。这是一篇让我受到强烈震撼的短篇小说。稍微平静下来,我便重新从头至尾翻阅,意在这篇小说的堪称精妙绝伦的叙事结构。这样一个令人震撼的人生悲剧,这样两个曾经是夫妻的男女的灵魂,作家柏杨用了不足八千字就揭示得如此淋漓尽致。作为作家的我,颇受启发,一篇小说一般都有几种叙述方式,作家得认真寻找到一种最好的结构,不可随意为之,柏杨有示范的意义。

柏杨总是能找到适合某个特定人物展示灵魂的小说结构。翻一面说,他的结构方式不是单纯的出奇制胜,而是以特定的人物为对象,寻找最恰当的结构和叙述方式。这样,因为表现对象——人物的本质差异,结构形式和叙述方式就呈现着各自的架构和形态,不拘一格,也难见熟路。《约会》是柏杨短篇小说中篇幅较长的,写一位侨居国外大半生的六十七岁男子回到曾经发生初恋的小城,于重病在身而不顾,夜里重新踏踩曾经与恋人走过的一个又一个角落,回嚼如酒如诗的初恋的美好,在一个越过半个世纪的老人心里引发的复杂感

受。整篇作品就只有这个老人,没有矛盾没有伏笔,这是很难写的一种结构。我却看到在这样单调的时空里,柏杨把一个人的情感体验写得动人心弦,而叙述方式也让我联想到意识流文体,却又不是。一个短篇小说,一个单调的时空背景下的老人,写得如此自如又如此令人感伤,真可见柏杨笔下功夫,也是我前述的以描写对象选择结构和叙述方式的别具一格的文本。与这个短篇构成对照的是《夜掠》,也是从出场到谢幕只有一个人物,却是一个年轻的女性,一个自我顿悟了因自强自尊而耽误了婚恋的女人,用一种近乎变态的自我惩罚的方式做一回自我放纵,夜间出游,寻找随便遇到的男子,寻找被强暴的快感,结果却被一个醉鬼吐得满身满脸……单从结构说,以一个人物的单独行为构成一篇小说,把一个复杂的心理和情感写得如此生动逼真,真是让我钦佩。另有前述的《秘密》,就其丰富的故事背景和内容,也许可以展开一部长篇小说,柏杨却把它裁剪成不足万字的短篇小说,时间仅只半个夜晚,空间是一个家族花园,以两个恋爱男女现在时的行为,一步一步揭开过去时的一桩惨烈的家庭悲剧,把一对毒如蛇蝎的男女的丑恶灵魂展示出来。这个结构和叙述方式,非大家手笔想能做成。

我甚为敏感柏杨小说的语言,简洁干净,紧紧把握着人物的心理走势和情绪脉络,达到一种准确到位而又丝毫不过不及的叙述,也达到揭示人物心灵隐秘刻画个性的艺术效果。没有一句废话,也不见游离人物心理动向之外的一句闲话。我之所以对此尤为敏感,是常见某些小说里不着人物裙边发梢的废话闲话多余的话,作者不管笔下人物此刻心理的冷暖,只顾自己随着兴趣和性情离题三尺地卖弄,把叙述的大忌变为得意。柏杨的叙述语言和描写语言,都把握着一个艺术的度,这个度决定于笔下的人物,这也应是如何把短篇小说写得短的一条途径。另,语言的简约和含蓄,应给读者丰富的想象余地 and 再创造的开阔空间,确也是作为作家基本功力不可轻而大意的事。《重逢》里我已列举过的那个出狱的男子,在火车上意外撞见妻子,柏杨只写了“头等车厢”的环境,再写了妻子“涂了鲜红蔻丹的手指”,这

样的细节,再不做多余的介绍,就让读者理解到妻子为什么会倚到那个男人的肩头了,把复杂的过程全部省去了,留给读者关于情感的分量和价值再审视的一个含蓄而又严峻的空间。读到此处,我确切领悟出,含蓄既是一种语言功夫,更是柏杨独禀的语言智慧,一种天赋的自然呈现。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柏杨回到西安,走后我才知道,陕西作家协会搞联络接待的同事说,无法与我联系上。我那时住在西安城东郊一个偏僻村庄,不通电话,我便错失了拜见柏杨先生的机会,甚以为憾。许多年后,我系统阅读柏杨的小说,这种积久的遗憾得到很大的补偿,不敢说全面,我已经在精神内质和心理气脉上,得知到了柏杨。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我的体验,想要了解和学习一个作家,最好的途径是阅读他的作品。道理很简单,作家可能在社会生活中因种种因由隐蔽某些观点,甚至坚不吐口;而在稿纸上,作家总是煞费苦心倾其所有能耐,把自己关于社会关于人生的理解和体验展示出来,那一行行文字中就呈现着作家的思想和人格。我阅读柏杨的作品,也在阅读柏杨;我被一篇篇小说的多是悲剧人生的人物感动着震撼着,也被关注着并把社会生活的不公和人性里的恶展示出来的柏杨先生的人格和思想震撼着感动着,一个令人敬重也钦佩的柏杨的风骨铸入我心里。

柏杨的小说,全部面对社会底层的各种生活位置上的男女,又都是不合理社会结构里人的无能逃脱的悲惨人生,还有人本身的丑和恶给他人制造的灾难;即使如爱情范畴的小说,也是更多地透析着上述两方面的决定性背景和因素。我便看到柏杨面对这些悲惨人群的凛然姿态,把这些人的命运遭际诉诸文字,向社会抗争和呐喊,柏杨的思想,柏杨整个的情感倾向,柏杨一双冷峻的眼光关注点,都在社会大众人群里。这样的作家,我是引以为敬重和钦佩的。

2007年9月11日于二府庄